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房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龍舜耕

山房集卷七

宋 周南 撰

對策

庚戌廷對策

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為臣子皆有愚衷若使効竭其短陋或能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之至願哉然天聽崇深草茅疎賤自非有樂聽之意則恐犯徒言之羞惟陛下少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

立必為之志正已以先物者興王之事業也存擇善之誠資人以成治者平世之規模也歴觀自昔間出之主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為之素志則必有擇善之深誠故能君臣協謀至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治體嘗一變矣曩者是非紛淆人心壅塞今日用捨嚮正觀聽畧新此誠欲治之機而將成之候也然弊事循積而未見其方興之勢公論畧伸而不能無復變之疑朝廷方議一善政其於興革猶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

為之必以漸不知規模且未立尚何漸之可論乎臺諫方逐一小人其於旌别猶未及盡也而陛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處尚何激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立志未篤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與故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過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仗中人未識底止隂拱不言者潛蓄撼摇之意而宇内所當振起之事隨其虧圮而皆莫以為意矣此豈非今日為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與如其條目纎悉當以次而

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敢沿聖問而獻其略臣伏讀
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美邦本固而
上下足公道孚而賞罰明熙熙乎泰和之治朕甚慕之
此有以見陛下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
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鴻荒樸略之世或當民物紛雜
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皆由積其勞
勤盡其心志而後得之爾然而閭閻未肅不敢言教朝
廷未治不敢議俗制用無度則不能兼足任使略偏則

必至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諸人而常以是任諸
已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與風俗不美必曰
豈吾表倡之道非與邦本不固則思所以窒浮蠧之源
公道未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於是居仁由義而教
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
上下足矣宮府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
慕於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乎夫樂聞
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

之所此儒生學士讀誦之累也而於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寛大愛人喜怒有則朞年之間區斷機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德矣臺諫言事寛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為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平夷廣濶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材作室於上爾若自此而用力則誰能禦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於心而取成於道謀掄材之識未能精别

於己而雜用於濫進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決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浹洽而今則坐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革而今則目覩民風之靡薄而不為怪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己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絶而憚於遏惡而揚善此臣所以歎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策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於聖治哉臣伏讀聖策曰蓋由堯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條共貫見於

典謨之盛或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緒以訂正其沿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所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為樂不以安為娛信仁賢而不貳黜姦慝而不惑卓然有别而不可以毫釐易位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或法善於古而今當變或事失於今而古當從變而通之以求無失於中庸時措之宜者是也古

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為同條共貫者此也及至後世拘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説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舊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為此甚可歎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貿易好惡忽天命失人心慢棄賢士親狎小人其條貫之不同於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於敝陋之法玩習之令積久寛縱之事曉然為民之害所當修補而振起之者則

曰是必不可改改則有戾於條貫之同是以兼失同異之義廢墜統紀之本而卒莫能知沿襲條貫之果何義也深惟今世出令用人所未合於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於帝王之沿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然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說而陛下則見弊事而不敢為五帝三王未嘗有兼容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喻也陛下誠致思焉則條貫沿襲之說曉然有辨而不至於

無別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為而天下治固未始敝精神於事為之煩然舜孶孶汲汲禹胼胝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勤以驗無為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為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治既成之後九官在位十六相佐職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授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為無為者非無所作為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為天下功之說此皆出於老氏清靜自正之論其實非孔子之

意而不可施之於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衆建賢才興起法度不能以守之其来久矣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彼豈過為勤勞哉誠知天意之難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祗畏憂勤之心則將有不可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毫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為而治與否耶臣聞壽皇帝臨涖天下幾三十年此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

非不深暴白於天下者非不著然歴時寖乆睠焉獨歎乃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廹釋去重負之日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夀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安日聆慈訓縱夀皇不言而陛下豈不知之乎若以年穀屢登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隆興以来無甚凶歲若以為邊鄙安帖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辛巳以後未嘗用兵不知上林苑囿遊幸絶稀而草生甚茂者夀皇何為而略無閑泰之時乎夙興視

朝日晏訪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丙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為而過自焦勞乎據東南一隅之地取三十倍勞筋苦力之賦養百餘萬列營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以處民貧而無策可裕天下事勢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功業未成之歎也舜之繼堯也曰重華協帝禹之繼舜也曰祗承于帝夫協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説耶即帝堯心之所存志之所嚮凡欲為而未就欲就而未終者舜皆有以協合之

而使其規模無毫釐不滿之處也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亦盡其力而祗承之此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所以為不可及也陛下若實得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禹之憂勤與夫文王咸和萬民之事兼舉而力行之可也今惑乎無為之說而有精神勞敝之疑臣以為陛下若能舉今急政要務盡力而為之則事為之末固不足以勞聖慮若因循苟且不立一政不興一事舉今所謂急政要務盡廢之則雖知事為

之末不足為亦無益矣臣伏讀聖策曰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三王臣主俱賢用人之際抑有異與此有以見陛下有謙沖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晁錯之説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為之其説以為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為不知五帝也然而實不可用者以不可施之於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為不可及然已不敢廢舍已從人之説若周成王一

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君豈能不咨謀於人哉然舜取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人納善如此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潛宫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潔修禮節恬退之士則為之褒歎以為佳士是時宫寮之中有出以私告於人者天下有識相顧稱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於天性蓋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喁喁日徯登用令日納忠補過者日以疎斥結舌不言者相繼

登用臣誠恐陛下聰明未免為小人而蔽蒙之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可誣毀哉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則立為議論以籠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説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何以為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共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嘗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已之人謀為

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
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為講習正心誠意之
學致知格物之事其於國家果何負哉彼譖人者謾不
知道學為何事意以為凡不與人同流合汙者皆是也
於是取凡不與已合者皆被之以此名故樸直而自信
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修者亦謂之道學博通故實者
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
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

生事也於是陛下入其説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揆策立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於私相往来好惡不偏必不肯隨人毀譽彼譖人者則又曰吾方絶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佞而彼則頌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於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

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豈非締交於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於道學復不罹於朋黨於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倿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於兩

者之後矣然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佞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須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皇極哉自今以往闒茸尊顯乎

凡得志異日天下之大禍臣恐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則於今莫急於破庸論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拒之而不敢用則人材至於沈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於陛下之前矣陛下歷舉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至於當世之事有關於理亂安危者於是復歷舉以策臣曰朕自踐阼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著求言之心雖切而

讜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親而或慮夫細務之繁財用既均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莫革民力窮而難裕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姦弊日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於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願治思欲上行下應事舉效隨以躋世於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顧以為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雜舉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若隨事而論則恐本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

源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必偏舉善政盡易百度事事為之而後能聳動天下之心也畧出一事而海內至於更相告語改視易聽靡然而從之者無他蓋一則或能以意而動物一則或能擇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於商武王之於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興太平漢光武之克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愚不肖皆以為必成者知其所存之志不可遏也舜殛鯀而舉臯陶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魏徵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無愚不肖亦曉然咸知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下於二者之間臣竊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於陛下之前者為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民當念也臣以為陛下若果以民為當念則當對八珍而投筯却妃嬪而凝思如親在閭閻畎畝之中而親見其艱難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當憂者

陛下亦未嘗不曰治道當憂也臣以為陛下若果知治為當憂則當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賢慊然如禍亂之在朝夕而不容瞬息緩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為外廷凡有進言玉音無不響答但朝退之頃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爾唯有逸豫爾唯聞某處教習樂舞以備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聲音爾陛下立志如此不知其果何在耶曩者陛下履位之初有身為諫官而職當補過者陛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羣

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直言而圖報者陛下亦未嘗斥怒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納諫為人主之盛德而臣子交相獻忠亦以為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免移其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於朝者又何耶豈非陛下雖知其言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補耶陛下擇善如此不知其果何見耶是以朞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勤懇而八者之弊猶未革者此無怪也而適者一事猶駭物聽臣聞帝王職

典神天百靈受職昨者陛下逐一譊邪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專命王人多持緡錢聘問一妖民於數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靈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為市廛乞丐之夫宦官羽流挾以誑惑而陛下遽從而信之幾何而不為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四裔聞之則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立志擇善有

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未著此蓋陛下徒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五三之所已行六經之所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化民者如使心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人為楷模以舊事為師式動必咨之而行言必本之而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未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為其事也今公卿大夫之間

有言修身者不知修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為子孫之典則者不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已乎直者未嘗以好名而疑之乎剛者未嘗以賣直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戒之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政事必親或慮乎細務之繁豈陛下操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專論一相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是以為上有體而為下有分今陛下夙

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候聖裁者大半皆瑣瑣除目耳若欲用一人物則遲疑顧望而未敢發言是以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為陛下圖度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舉一事臣聞乃隆興之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頃刻之際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庶幾得以坐論慮靡不周同躋于治大哉聖謨願陛下亟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而

不至於自累於細務之繁矣財用既均而猶病浮費之
衆豈陛下内外經費未知節與臣惟國朝財用病於上
供太重内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琛貢
載塗内庫始立當時遠謨實欲俘取契丹削平幽壤為
此以備一旦之需爾自中世以後内庭之支數日多故
韓琦孫沔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宣取之弊以
防吏奸及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便於支取則適足以
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哉

恭惟壽皇收湊餘剩以為內庫非奉親軍湏一毫不用
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恩意周浹左右小有效勞
給賜動及萬緡臣竊觀壽皇知民財之艱匱外庭臣寮
有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給為數至寡而已為異恩
乃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聞者此皆陛下所當
謹守而不變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粟外府無泉
宣限既迫而主計之臣至於稱貸於富室以緩旬日之
迫乎臣以為欲約浮費則當先自濫賞始然後修立所

謂會計録者以壽皇在位之日五歳内庭支用之數酌取其一歳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用可得而漸正矣吏貪冗而莫革臣以為黜陟之法未行自昔唐虞建官至於成周計吏雖寛嚴煩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幽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歳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為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歳之所黜與一歳之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誠冗矣然司勲無功過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臺諫抨彈而去者月不能百一監

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爾官安得而不冗臣以為若行黜陟之制則疲癃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顧仕天下之官不待節抑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皆憚於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於十數人競之則反不以為媿臣恐十年之後廉恥盡喪而名爵不復為天下重矣民力窮而難裕臣以為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盡變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寬至熙寧而復增及渡

江以後則西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倍而取其直臣嘗記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屬邑之外有收及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涉遠而欲優之也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稅之令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征而民至於冒江潮涉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以關譏之細碎而欲寛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蠲之令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從而呵問之征一及

百而破家連逮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爾經
制總制錢爾月樁與糴本爾東南一隅之地無全盛時
三分居一之地而一歲財計之數至數千萬宜其勞弊
困苦而至此極也今將憂念其極弊而欲寬卹之小小
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
庶有可為之理然其源流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
嘗議及此矣然經總制之額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登
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舉朝議之而至今未有

聞焉則又何也臣以為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稱之民病未易蘇也不然則於令不得已之中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於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為虛文之弊此亦一事爾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期會案牘則事

可立簡令可必行而工技器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文之弊葢因循積久而未能革爾非無釐改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若不深加辨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辨析區分者此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憚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理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黜小人信庸人則必踈正士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奸慝君子雖小過必愛護之小人

雖未進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得以動搖國論也令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義陰剪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擯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汙辱陛下以為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者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為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賄吏而卒以事敗陛下亦知其未敗

之時聲勢薫蒸敢為不義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幸
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遣之遂得登用端良而稍伸天下
之憤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此一事痛懲
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来何為含容之意
多而區别之意少反病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来君
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坐於道學耳朋黨
耳且道學誠有僞何不辨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析
以是非令柰何進一忠言裁一命令而盡納於道學之

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於朋黨之中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陛下不敢助君子而忍於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嫉然要不可使在朝廷之内泰之為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也故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而後有六二包荒不遺之論蓋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勿庸治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懼為已甚使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亦未必至於激也奈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位得

以撓亂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不憚為亂以求伸其私意君子不憚損身以盡忠於人主顧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爾若主君子則君子為國家用主小人則小人為己私用今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然發口敢言此事者能幾人至於日夜媒孽於左右之前者臣恐其十倍於君子矣此如兩家聚訟使並設兩辭而聽之勝負尚未可知也今甲不得日至於聽訟者之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嘵嘵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

直而終為乙之所勝矣陛下膺受付託方内之治亂在於正邪之用舍君子小人之進退忍使小人誣毀忠良而自貽他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欲為陛下流涕而言之也臣不佞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疏列於前矣至於區區之意所以展轉而不能已者一則以為必先立志一則以為必先擇善茲二者非常談細故不切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虧惑人之心志汩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

學士多見宦官女子將何以發躍而成就之乎今之說詩書者智識必明崇聲色者氣志必昏如使棲息無道保養無術豈復有有為之志擇善之心哉臣願陛下幸致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之未明者必有歸一之時而舉天下之事皆無足為者矣陛下涉世寖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言而後知其無益哉臣之所論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爾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於治今日立一善政

明日去一弊事天下歌之百姓誦之壽皇喜見天顔以為付託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言而自不復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於疏列以應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策之末復丁寧於臣曰子大夫抱藝待問咸造在庭其攷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悉著于篇朕親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至心也然臣則有憂焉臣聞明於觀古者不必博舉以為證敏於知今者不待盡言以

為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於理亂是非而國亦隨之者載在史冊不為不多矣若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其危亡禍亂之事以極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虚之意而已臣亦安用以此為忠臣哉臣之所望於陛下者顧見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非之心則語不必深而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戒忽小過而妨大德則臣

恐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等為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
聖日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何功之不逮曾子曰尊其
所聞則髙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髙明光大不在乎他而
在乎加之意而已惟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惓惓

丁卯召試館職策

善為國者不執理以强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
易理者公是非也勢者實利害也公是非固不可泯實
利害尤為可畏執不可泯之理而忘甚可畏之勢則安

危勝敗之大計疎矣然則斂衆説以救獨弊置已往而善將来則前日之舉非失於執理以强勢之所難乎今日之救不當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乎晉元帝宋文帝或尅期進發而不果行或悉師再舉而不克提桓温謝玄馳逐經畧而不遂非名不正而辭不順也以不接之聲勢而當重大以淺效之規模而支深入以分裂之偏隅而欲混并其理則是而其勢則難矣高祖不報平城之圍太宗修結頡利之好祖逖之通使石勒澶淵之許盟

契丹非志不足而氣不鋭也士卒之罷極者可以休養資實之衰耗者得以振贍邊鄙之繹騷者賴以敉輯其勢既順其理亦易矣然而天下之勢動之易而收之難方其未動也則不當開及其既開也則不易收以為業已開矣但當奮張以求濟不應中止而示怯者已失於强其所難矣以為當收矣玩縱以安舒隳沮而單弱則亦未達其所謂易焉盖致易之理内必有以固其本外必有以弭其爭嚴衛其四隅厚植其遮障所以固本也

遵養於時晦申合其盟好所以弭爭也爭端弭而後民之力可以息本圉固而後敵之情不敢驕民得息則我之國不聳敵不驕則彼之謀自消如此則易之理斯近矣今以其勢之難也已沮而復驕欲息而旋起雖無果銳必為之意終懷趦趄欲動之心此非真知難者也不思禍心之包藏者未可必塞徼之疎畧者不足恃相與束手以待行人不及十旬又將盛秋焉此非善圖易者也苟安而已矣嗟夫事巨敵强而恃嘗試之見用苟安

之策幾何而不為其所闚耶今公私交弊氛祲未清兵法乘虛理先救本故戰決難用而守則可知曷若盡置前日之所難而亟圖今日之所易乎夫推舟以行陸人知其勞矣治絲以愈棼則其緒尤多焉夫惟知者不昧利而輕發勇者不容瞬而能收起而圖之如遏橫潰如拯焦灼惜日陰以戒戎作重民勞以俟後圖起精神於畏壟彈陵突於披猖而後今日之事可得而論矣夫西北以騎乘為能東南以步卒為長昔孫權東不得市駿

於遼東西不得致騎於川秦考韓當程普一軍之所有不過三五十騎而止則幾於一用步卒舟師以立國矣況彼以薊北之勁足猋馳而電逝我以廣蜀之下乘並驅而爭騖卒有馳突不前則至於自為蹦踐此知兵者所以欲以步而當騎也然古法置陣必為兩拒而匈奴包敵特善誘兵乃暗合焉蓋騎之難制也久矣且以勁弩而洞重鎧敵未有以制我也至其設鋭陣以相當張鳥翼而旁射則我始無以當之矣故以車圍其營則步

可用是衛青之法也以車而衛步以弩而護車則步可用是李陵之事也以車而爲營列植以自固則步可用隋之禦達頭可汗以鹿角爲方陣是也又有本諸陣法取其簡便者步亦可用蘓定方令步卒攢矟自衛渾瑊設搶壘爲營是也令將易之以輕車輿或以淮地淺狹而陳濤斜之事不可襲矣將倣鹿角之制輿或以爲此非取勝之兵楊素之戰固已撤而不用矣將止用彊弩以當之輿而或以爲弩鏃遲而敵騎迅昔劉裕之北伐

朱超石之百弩常不能制魏騎之薄營矣獨有比槍而衛弩中興諸將猶有習聞舊法而長於用步者然令之軍制夫豈無之恐亦未足為制敵之良算也蓋制兵之短長在技藝而料敵之機便在覘候古者師行則前茅而慮無師止則捉生以為導故李靖之論鄉導必知敵濟寇來之早晚而宇文泰之用間使之衣敵衣而歷敵陣彼皆先悉於敵情故能乘機而應變自外侮深侵敵帳非遠若精其伺諜出其不意於其道狹騎蹙之地前

驚後齧之所盡死一戰亦可得志自覘候不明方其雨雪狼狽解鞍縱轡巧宿於田父我不知擊其歸及其攻圍日久將卒懷家芻秣不繼我亦不敢襲其去不能用之於機便則騎步均為寘行何必以步為優哉盖今步卒之可用者獨可用之於憑壘而已夫憑壘而不敗以有郛垣之可恃爾未可望之以奔突也且其怒心勇氣未聞將戰而裂眥而靡旗亂轍不免聞鼓而失膽自非警以嚴誅方且狃於怖敵故今日且當以城守為先其

次則以舟師為衛若夫討論魚麗鵝鸛之陣法求合圓方曲鋭之地形而欲以步當騎則當訓閲練習而用可也夫兵有必以衆克者亦有以寡勝者昔城濮之賦七百乘而已其後鞍之戰則已增至平丘則又大增然至於四千乘欲以無道行之而諸侯之服於晉者衰焉况强敵盈驕非初興比彼以僉刷而彊民雖衆而其雜難用此以教士而禦敵雖寡而其整足當且與其冗多則易潰豈如精少而有紀此言兵者所以急於以少而擊

衆也然羌寇三萬馮奉世必欲以四萬人當之滑臺之役沈慶之以五千人獨救辭以兵少輕往無益也夫衆之不可已也久矣且使先據勝地用吾長技以南兵一當北兵之三我未遽不敵也至於裹創力戰更進迭出以南兵三而支北兵之十則我始憊矣故掩其間道衝其方虛如李勣以數千而襲磧石曹公潛行而傾烏巢則寡可用是出奇之策也伺其塵起擊其陣動若謝玄因其衆亂而濟師韋孝寛乘敵小却而取勝則寡可用

是伺間之策也其次則伏戎于莽阻隘而邀若慕容垂隱千兵于深澗于謹匿輕騎于叢薄則寡亦可用是據險設伏之策也今將用出奇之策與則敵堅而未易入入而無後援則何以返是陳慶之跳身獨返之事可監也而可冒進哉將用伺間之策與則敵詐而名譎譎而有不審則墮其計是欒枝曳柴陽遁之事可戒也而可輕襲哉獨有據險設伏鼓儳而出則恐關隘崎嶇之地陂湖洳沮之中鷙匿而狙擊必能以一而殪十然邊隘

逺濶蹊隧縱横一所縱漏便見侵軼亦豈足為却敵之大計哉葢敵之進退係糧之巖縮而不係其衆之少多故陸抗决堰以阻運則羊祜雖来而决無成蘓峻之入郗鑒故斷糧道而制之則温嶠深以為然此皆深見夫兵勢是以不畏其鴟張令敵以衆大為輕兵以厮養貳正卒其所齎持終朝可待若扼其津要抄其積聚深溝固壘野無所掠縱能復出肆擾亦必歛退遁廵然曩者寇犯清河晨濟桴棧纒繫浮梁既若於兵力不加而不

毁蕩其糧艦迫其深入吾地驢馱負載俟困於閉營拒守而不暇出邀其芻車夫不能梗其餱糧則雖衆且未足以決勝而況能用寡哉故令之所謂用寡獨有晝則揚兵夜出斫營而已夫斫營而掠僅足以撓其寨柵未能為輕重也況敵方出没淮淝規圖雄據使其家基牢固則尚煩勝算驅攘故今日且當厚集其師以待之速圖召募以益之若夫求批亢擣虚之法講經足利兵之制而欲以少擊衆則當遲之法立誅必而後使之可也

夫省餽莫如營屯因屯可以實基昔孔明恨糧少而不伸始因雜耕而謀久駐營屯之利其来久矣然近地之屯易而並邊之田難昔武帝置田官於朔方矣充國留屯於金城矣當時幕南無匈奴湟中少羌寇故其屯易棗祗田於許下矣鄧艾田於陳項之間矣夫魏之邊面在合肥陳項為内郡汝許乃都邑也皆非兵衝則其屯亦易羊祜田於襄陽陸抗兵在江陵幾於南矣然兩壘交兵皆先約日不為掩襲屯亦非難今包占寛賒未易

盡取而川原虛曠衝突無常將踵衛人之跡開芍陂之屯與則令之安豐烽燧之郊也將襲曩年之舊復柘皋之屯與則令之巢縣羽檄之林也故招輯流庸省簡戍邏議者以屯為急而憂其抄略懼其奔散議者復以屯為難然而民之避逃者不可使久無所憑也田之荒萊者不患後無以償也冒絕障之地捐耕犁之費而規耕殖于今誠難矣就近江之郡擇絕險之處而置堡聚或尚可用焉昔魏人田于皖城呂蒙憂其一熟則難制盡

死力而除之者蓋皖城魏之所必爭於其必爭之所而開壘焉則必不容於成立矣祖逖或一處得十餘部或一堡得數百人隨其大小以置鄔而石勒為之斂戍焉蓋鄔聚勒之所不備於其不備之所而經理焉庶其易於鳩聚矣然逖既使親子弟督耕而又偽相抄略以明其未附是兵力寡弱亦未能固也既使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内或有急速不免燒穀而逃是防捍未設亦未能保也逖之置鄔長也有流人有歸附若李矩郭默皆

流徙之渠帥逖皆取之是非得部曲之豪傑亦不能統也逖之於鄰敵也陰為疽食浸淫而陽與交通互市由此而後公私始獲豐贍是非與之和終亦未能就也故有重兵要遮則可屯有藩籬固護則可屯狙詐作使則可屯息兵數年則可屯有此四者則保淮之至計也夫敵長於野戰我工於城守昔劉貺以嚴尤為未詳謂秦人築長城為中策城之為利自古然矣然三國六朝之城守有今日兩淮之邊面昔魏之重鎮在合淝孫氏既

夾濡須而立塢矣又隄東興以遏東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總之不過於合淝巢縣之左右力遏魏人之東而已魏不能過濡須一步則建鄴可以奠枕故孫氏之為守易東晉未全失山東宋猶有彭城故自晉至宋皆以壽陽為重魏寇少至則淮泗諸郡堅守以待救援大至則發民而歸壽陽蓋壽陽不陷則魏兵雖深入盱眙終憂援兵之冞至又況前有彭城故為守易齊既擇人以守壽陽又有朐山在其東故守亦非難令敵出汴口

則盱眙重由盱眙則天長棘矣出渦口則濠梁重由濠梁則滁陽六合棘矣出潁口則安豐重由安豐則合淝歷陽棘矣是以古者重鎮當前敵不敢蓦越頃雖四鎮固守而未能遏深侵今若求為不敗之計則必當守求為必守之計則皆當城故凡敵所過郡議者以為板築皆不可緩而尤欲於某縣作壘以蔽廬於某所立壁以援山陽然百堵皆作萬杵並舉窮民之力趣辦難矣蓋地有當捍患而宜速建築者力有未暇及而當且繕治

者青澗左可以致河東之粟右可為延安之捍种世衡知其為障塞之衝也故身犯矢石而卒城之太原城大而役難興賊未至則先自困李光弼知其役不易舉也作塹數萬增壘而已故世衡之事當用於要會之地而臨淮之法可祖為補葺之規擇令控扼之最切者程土物計斤板燃脂力作晝夜不息則不可築者不至於後時矣傅聨其疏鏄增培其卑薄環之以溝塹益之以樓櫓則未及盡治者亦可以支敵矣此門戶之急而非可

以空談置者也若以為費大而不贍則李光進之修受降裴度之城淮西皆師老糧匱饋竭不繼之時也豈必有餘力哉以為期廹而無及則楊朝晟築三城以二旬郭崇韜築新城以六日皆窮邊疏惡四面拒戰之時也豈常得從容哉李絳有言財用盡更來事一失難追此時務之至急者也雖然知其所以攻則得其所以守縛樓至天吹唇動地百道齊攻肉薄而登今敵之攻不及矣然昨者樵採不給而去今謀出没矣昨者攻具猶未

辨近者臨衝漸集矣負戶而汲穴地而處苦戰至於六旬土落不過數十今我之時亦不逮此矣然昨者我雖閉壁時亦挠刼令敵知所隄備矣昨者彼雖逼壘時去復來今謀必又巧矣故警邏不懈則可守儲峙有餘則可守衆心成城則可守將不驕盈則可守合此五者則賢於長城矣夫古人制官而後用民後世用民而後議官世謂用兵則必先省官者盖亦後世之論爾昔管子之治齊為士者幾為大夫者幾凡食於齊國者無有

一人之濫也故其兵車徜徉天下未嘗告之焉豈其所以治官者即其所以彊兵耶故爵不踰德也禄必酬勲也事必稱食也未有不如此先治其國而能用其人者也韓非子疾治國不務任賢返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上夫韓子未知古人所以為國也而必出浮虛之蠧而後用介胄之士蓋畧近焉吴起相楚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疏遠者而後平百粤却三晉商鞅為孝公定令無功者雖貴而無芬華秦人行之卒㓕六國焉然後知國

未有不趨於實而能彊官未有浮於事而能實也惟實故彊故其國無事則民力富有事則兵食饒此所謂先制官而後用民者此也後世上下日趨於奢廣矣其名器惟恐不輕其恩澤惟恐不厚其餼廩惟恐不豐凡所以習天下於汰侈者既相與為安利矣故其國無事則耗蠹而無藝有急則之匱而不充是以自唐以來皆因用兵調度不給而李吉甫楊綰始思省官清吏以救之所謂因用民而後議官者此也夫天下本不可有倖位

也有倖位則民力不紓不可有濫予也有濫予則勞民不勸民力不紓加之以師旅則國用匱勞民不勸用之於戰陣則爵列窮是以古有用武之國亦有無事之世約官職責名實黜尸素簡不肖國雖小而尊嚴樸重是用武之國也流品衆甄叙廣朝以備官為美人以充位為能國雖大而貪欲盈厭是安平無事之世也夫安平無事者不可用之於有事而真欲有事於四方者朝會不敢華親戚無私授後庭無羅綺金玉散之戎士而後

其兵始出焉今黄金玉帶充牣於無功之室𩞄酒藿肉斕斒於蒼頭之家舉凡盈溢寛賖之事洋洋然濟濟然與一世共之而兵用焉得非以安平無事之規模而趨艱難用武之事功耶故欲節約之裁省之則上憚於傷恩而不忍奪下憂於買憎而不敢言雖挐兵不解供餽不給而執事者猶以為毋動蓋制國之本末所從来久矣而非一旦之罪也嗚呼如此而欲耀威外侮肅清大憝難哉夫朝有變色之言則士有攘袂之勇主上一日

出令曰名器太濫員闕太增取凡宮省禁掖之恩賞裁其半勲臣貴戚之俸賜裁其半又取祠宮廟獄閑居待次創置之員郡國名色之俸一日而盡罷之約以事平而别議大臣宰執又從而遵承於下凡有挾而来者皆一切絶勿使進則豈惟可以豐財於激昂興起戰士之氣多矣昔魏武無功望施分毫不予秦苻堅謂王猛之子曰丞相託卿以十具耕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嗚呼為國如此兵有不彊而財有不裕乎今官無紀極人有

覦心所謂不稼取禾者以此得之而竭筋力展勤効者亦以此賞之夫物不並鋭力不兩周愚恐不用漢光併官省職之典不可以持久矣昔晉以淝水用兵遂詔九親供給百官廩俸權可減半役費非軍國事並皆停省本朝寶元初年則議冗費逮慶歷以後則及恩賜矣若曰所得幾何毋庸遽速夫怨謗以示弱於海內則是終於盈溢寬賒而已况敢論兵强哉夫古無汰兵之事而有蒐練之法後世謂古人民無非兵者非也子玉治兵

鞕七人貫三人耳蓋當時所謂寓兵於農者約其卒乘之數寓之於田役之中爾及其將用之則有簡稽焉有蒐狩焉未必皆可以即戎也自漢以後則無法度矣直料民取之而已故陸遜部伍三部强者為兵羸者補戶得兵數萬惟不養兵故彊則用之弱則舍之無所不利焉唐自中世始養兵故兵少不免於募兵冗傻不可去五代周世宗及我藝祖以能大餝威律區分健懦兵少而國遂强今騎卒之驕惰者不可戰新收之短怯者不

能戰不亟汰之國何頼焉然今之疲惰十而一二焉可汰也令不止於十而二三幾於十而四五矣夫十而四五是可汰者幾半也夫汰其半能使兵力彊無害也汰其半不免兵益少則共駭矣葢古者雖配民為兵其實多力之虎士禽敵之梟俊則必取之竒傑材豪之中而非閭閻窶人弱丁之所能有也故古之英雄欲振其軍聲者必先自治其不常有之兵而後不藉夫常畜之士夫不常有之兵為我用則疲惰者不擇而自去矣故曹

操之兵非彊也許褚為之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其人皆淮蔡間所畏憚俠客武士故曹得之而兵彊謝玄之兵非彊也劉牢之為募勁勇何謙之徒皆以驍猛應選號北府兵能百戰百勝敵人畏之故謝玄得之而兵彊齊高歡之初起兵亦非彊也高敖曹凡弟為之自練鄉曲部里得東方老等三千人當時以敖曹為項籍而其左右亦無不一當百者高歡得之兵又彊焉夫此三人以能先得夫不常有之兵使之征伐四克無籍於所素

蓄之卒故其去留多寡皆不能為輕重今天下知兵之
不足用矣而未有能收拾竒才壯士異其軍號選練校
試出於正卒之上者也約計兩淮襄漢之兵折傷彫耗
分布不敷又欲從而汰之夫愈汰則愈精智者之所共
知也愈精則愈少人情之所未喻也使吾朝汰而夕有
以益之猶可以及事也朝汰而夕有緩急焉而其兵未
及補則不幾於無兵之可用乎夫無兵之可用孰若有
兵而尚可訓勵哉昔河東軍驕李克用曰今四方皆重

賞募士我若急之彼且散矣俟天下稍平當請治之克用斯言近姑息矣要之亦有見焉夫勢急則計生今何不重設賞格亟募四方之伉勇耶得伉勇二三萬人自為訓練不相參雜則令之兵中庸者可變化其怯下者直斥之無畏矣不然則州兵已發而復歸者且當四集以為聲援沿江之團結而復散者所宜聯合以嚴捍防兵非不堪摞帶者皆無庸棄焉訓而用之可也夫此六者其目也議論雖一其綱也雖然亦豈難知哉蓋大義

者立天下之訓也至仁者得天下之本也無大義則何以建立人極無至仁何以迓續天命然有以兼愛夫生靈則祖宗之讎恥不患無時而不能洗也有以休息其煩勞則士習之偷惰不患無時而不能振也蓋養其民而俟時則仁立而義在其中徇其名而亡實則仁失而義無所據矣故其要在弭爭而固本其勢則戒於舍易而求難若夫究極其取舍之原而欲不差其難易之辨則在於三者而已一曰操術欲定二曰求助欲廣三曰

授任欲明何謂操持欲定凡欲經畧大計要須先定此心且前日所以履危蹈難若不獲已而為之者何耶得非不忍王業之仄陋冀憑國威以雪積憾耶今日既已陳師鞠旅若不可已而欲已者又何耶夫亦以屈於時制於力不容不斟酌進退以息民耶夫此心終始一出於為國為民則功固不可有矜大之色不效亦不必過有歉然不滿也蓋歉然而感悟則必引前而鑒後歉然而懲創則或恐用後以償前引前而鑒後則進德之基

也用後以償前則多事之根也元昊之役范仲淹不欲出兵韓公琦欲大出兵於是大將違令而好水無功是役也范公仲淹固守覬釁於計為長韓公琦不堪元昊之憑陵獨決策以當之於是勇過范仲淹矣然韓公琦所以大過人者乃在不求必勝以塞好水之責而能飜然共守以就仲淹之持重此其所以卒服夏人也顏子大賢也孔子不稱其無過稱其不貳過蓋過則一爾以為非過也而求二焉則併為貳矣王公安石詆流俗而

法先民考其言行不合者寡矣然新法卒流患於後世者失於固而不同也況兵重事也雖一勝一負所失相當然彼之失亡者未見而我之創殘者共知矣既竭國力而為之而顯效未覩焉於心能不慊然乎以鄧禹之賢猶以疲兵徼勝以諸葛亮猶不能禁昭烈之東行本救一失乃成二過迹其所以皆由慊然者為之不知禹葢之班師振旅但知義理之當然初不以為戚戚也夫欲弘濟艱難必須有以對越上下欲求對越上下莫若

推愛民之心而捐勝物之忿且日者邊未撤警西陲事
作雖螗蜋怒臂以干資斧然未易以折箠定也曾不三
旬凶渠授首已而地奮鳴霆天垂甘霔穡事有望旱勢
頓蘇不終朝間人心闓懌夫此非無故而然也意者吾
君臣之間必有嚴恭祗懼不復佳兵之意是以一念感
召天人協應夫使常存是心則何兵不弭何事不成夫
人心所同謂之順動動而不順則祗悔從之且今日用
兵之騷動與紹興遏敵之久長然當紹興而主和雖小

人以為恥處今日而言戰雖君子以為非人心所同天意可測況復所在震揺莫有固志甚者三百年所無之事忽見於勲家世將之門今其幸已殲殄然此非小故也夫人之智力豈無不及天之仁愛烏可使窮哉今内修保捍之備外攬權宜之策請和而敵不敢禁則我不失其故步和而敵不渝盟則我得蓄其餘力一念之烈南北息肩則可以動天而況於人乎若曰敵實非彊我雖遽弱只如南北豈待通和此至言也遂啟疆有言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但恐議論起仆轉更差移依憑空曠坐縻歲月倏忽防秋勝負無常國有兵事三年不解憂不在邊爾且夫南北未易混一也長江未易飛渡也敵不復和亦將何為然寧使力有餘而惜許和之早無使力不足而恨議和之遲自古惟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此雖外國之言然漢高帝唐太宗皆甘為之是切不可待之以不足畏而姑付之相持相持之日以難之中又有難焉則計不紓矣既盟之後主上朝聽晝訪廣求民

瘼撫瘡痍集流散恤孤逮寡優農重穀勿使琬圭之使馳而疆候弛鼙鼓之聲息而歌頌興君臣上下當持此心如臨淵谷如事上帝則國命延永主勢尊安華夏輯睦顧不美哉何謂求助未廣夫勢轉急則思之當益精患既深則慮之當益至咨詢不徧則無以察議論之徧圖揆未周則無以得事情之實昔費褘往救漢中于時羽檄交馳人馬嚴駕褘與來敏圍棊自若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觀褘所為亦何異於謝安然虞喜著論以

為君子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禕當大敵不宜示已有餘乃知作事雖以静鎮為先静鎮必以廣謀為本今廟勝潛運庸庶難窺若採負薪之謀則尚多恤緯之慮且西土既平敵氣慑奪和固可必矣或謂築室反耕姦謀雖沮彼方憤愧和或未可知天時將熱所餘逋寇驅之誠易矣或謂堙塹周嚴郛閉重閉既非翳行竊步所能入復恐以小害大而妨於和漢東殘弊兵將孤怯形候戚弱或謂向去禦寇尚可寒心其郡糗糧當及時而峙

積其所薪芻當先期而計置旌擢統帥恩固優矣或謂士卒賞緩他時警息尤欲使人津遣流庸費固多矣或謂巳去復來委厄捐棄不絶於路淮東之漕運近者水淺舟涸而民重擾江東之給饋苦於地廣民稀而人憚行以至斥堠不明失亡隱蔽樓艦重遲鎧仗不全凡此多端獨視難周獨聽難徧竊謂事之勤勞本為國家所當四闢公門無惡下問並集良規以廣忠益庶幾覆塞上通輕重中節而喜虛務誕之説不得進矣今告猷弗

徧於羣下任責獨在於廟堂廟堂非無并包翕受之意謙
虛盡物之誠以為幾謀不密則未免害成作事張皇則
人情先擾是以一切獨運於身而以靜鎮之士大夫幸
其不聞不知也於是習為模稜以省事相顧以目相
示以意而不敢言道路不察以為上下熙熙不以為憂
則又淺矣廟堂既已獨運於身旰食忘疲困於力之有
限也於是文書之頒授案牘之施行其勢必有所歸道
路不察以為胥吏得預於其間則又誣矣要之士大夫

未盡諳邊瑣然終有忠厚之助胥吏豈無曉暢事情當預防其干豫之源涓涓不塞近事未逺可不戒哉何謂授任未明夫文武一道也不知起於何代何人分為二事離而並行因使搢紳不知兵兵亦不屬之儒者夫分而不合故不經履練亦不能知近代惟杜黄裳裴度能用兵黄裳自擢第即主郭汾陽留務大將李懐光已頫首受事故當劉闢之討動中機㑹裴度自為小官即佐幕府元和七年自知制誥宣慰魏博又五年始出討蔡

葢始終周旋其間方建大將旗鼓本朝自西事起夏竦在涇原范雍在環慶最號曉練𦂯事皆不能當巳而韓范始身任之然當時吕公夷簡當國歐富張公方平任論議文公彦博龎公籍皆有重望尹公洙田公况又佐翼其間所謂本朝第一等人無不聚在西陲也而僅克支吾葢武昭不素文德有餘積靡使然向微諸公悉力共守豈特關中驚震而巳且兵合變之事也儒者所得而學者有制之兵可用於守而巳今寇深於曩日而謀

雜於兩端規模未定更代徒勞得非當守之時未免歆羡於戰狃和之説遂併與守而忘之與夫未能守則烏可戰守不固則何以和曷若以守為本以和為權置戰於不可輕用使人皆得以效其智能耶令紛紛去来幾於臨敵而易帥晷刻有限坐視單弱而莫之為何以為一旦之備哉夫操持定則趨舍不惑求助廣則事情不蔽授任明則措畫有所舍一難而就百易何憚而不為嗟乎共此戚休如一舟然往者無及来者猶可為也方

靖康敵退之後海內傾耳以聽修戎意以為必無食頃之暇也而所見矛盾各執一偏征兵者以和為非議和者以守為無益相持未決而太原之圍終不解也兵翔河上終不悟也然則前日之事雖殊絕今日之舉可不鑒乎夫所貴於干將鏌鋣者謂其能立斷也若曠日歷久則為失機矣今機未盡而力可施焉毋詭所難成毋玩所易邁毋倚所無備亟圖者定保乂皇家其猶有及乎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易曰斷可識矣焉用終日

孟子曰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終夜以思之不待旦而行之事其有不濟乎愚超躐多士獲奉試言之對惟當世之務竊言無實高論近名伏念累日莫識其衷竊惟振國之誼無若盡言為忠矧逢側席急聞之秋豈責狂斐獻言之僭故不揆其愚而卒列之惟執事裁赦諸文廷對

館職策為冠往東萊呂氏評余廷對謂自有策以來其不上印板即不可知已上印板皆莫如也嗟夫予何足以及此若南仲乃能當之耳余又嘗言南仲便應權直翰林聞者皆憫然嘉定十三年八月日龍泉葉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房集卷八

後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謄錄監生臣孫汝明

山房集卷八

宋 周南 撰

雜記

太祖皇帝克上黨獲北漢宰相衛融不殺以爲太府卿乾德三年伐蜀詔僞蜀文武官並賜裝錢赴闕治行請白者所在以名聞開寶七年下江南赦管内州縣僞置文武官員見釐務者仍其舊大哉帝王之度乎國初人物盛多以其能天地包荒雜用江南西蜀人材之衆也

初紹興十一年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新界長吏有前秉義知拱州者有前武德知薄州者有校副尉而知縣令者漢儀初復莫不懷慚抱恨意沮詞短無顏以見新至官吏朝廷降赦知州縣者許令依舊復拘收偽補告身收劉許諸有司批鑿用印有偽齊補授者亦皆授給官資人人得以隱藏惡跡除危疑之心而洗羞恨之咎其後將校以功名自見者比比皆是高廟中興有以哉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始終用人蓋嘗三變其始也收召

山林遺棄之老盡起海内流竄之人或當兵權或列諫省或在方面其中也不次而用小臣一言可采或得超遷列曹一事可録未幾便用凡此十七八年宰相豈必盡得人臺諫豈能盡舉職百司庶府豈能皆無過然而孝宗每事求功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罷去故碌碌庸人多不得久在位而姦邪小人不敢行其私淳熈十年以孝宗有倦勤之意每事必求審數便安而後行如王淮庸懦僅僅無大過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

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寶元按運歴圖葢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是年既改寶元作史者便以此五年爲寶元元年長編遂無景祐五年即寶元元年也今紹運亦然按長編四年丁度爲内翰八月知制誥謝絳爲契丹生辰使通略是年李淑胥偃皆爲内翰元年宋郊王舉正鄭戩皆曾爲知制誥不知此詞出於誰筆以字畫考之葢歐陽書然景祐四年公方爲夷陵令五年爲襄州乾德令當慶歴三年冬方拜右

正言知制誥其去景祐五年尚有五六年也

治平四年京師省闈以公生明命賦題司馬君實司貢舉襄邑人本開封府襄邑縣蔡京改四輔拱州後復襄邑許少張安世時為舉子詣簾前上請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之明主司惡其語贅斥去之君實走廁回問諸公何為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實默然謂簾外官請適來上請先輩相見再問之少張問如前語君實云諸公不曉先輩意所說極當當依次第為文君實退與諸公言諸公

謂此同人上請耶諸人方詢其上請疎謬君實微笑曰是公非上請也乃來考試吾輩爾今日命題公生明冷淡無體貼如用離婁之明則便是自明之明吾輩可不領畧而去及得許公程文讀至依違牽制云云撫案曰此非作公生明賦乃公生明斷案也遂為南省第一少張廷試復魁多士官至都官郎中權中書舍人與坡仙同時劉攽因謬舉王介甫欲竄嶺外許公與坡共救之貶衡陽少張遷秘監因李士寧責官利路漕又遷夔漕

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殺降坐累貶房陵倅後歸至黄州不幸東坡解衣賻之

靖康元年金人長驅將逼京師獨蔡攸得報早先期治裝命宋暎爲東南發運暎攸姻家也假其護送遂盡室而南雖背用給使無不全濟初傳兩宫命京亦從上皇而東京自以午夜出城水淺膠舟奔衛不及遂過拱州實父子參商遂不同途云按蔡絛記實云京在拱州乞召顧陳計議長編亦參取其説云是時敵退京師稍安

京求見欲口陳滅敵之策上將召京㑹京貶命下而止
然獨不載京之策安出其說云何其後蔡氏外孫傳得
其說葢京欲決陽武埽也按陽武汴之畿邑邑有博浪
沙黄河汴河白溝又有陽武埽一鎮按國史金人陷陽
武將興祖死之興祖治其縣縣有古博浪沙土脉脆惡
積雨溢涌埽且潰興祖護隄以免即其地也京之說云
誠用臣計敵雖百萬一夫之力可卻葢欲決埽以浸敵
也此雖小人詭為大言以自救然京如老盜宿藏狡焉

容有可施用者第敗國亡家之人天道不祐縱有奇畫祕策決不能復成功爾然傳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今以九域志考之縣西北去京九十里得非埽近京而邑治遠歟

姚平仲自刼寨而遁欽宗遣使幾百輩竟不知其所在高宗即位嘗立賞訪求林泉野録不知何人所作謂平仲實已戰死或存或亡其說多端頃時或傳有曾見平仲於蜀青城山者山陰陸放翁嘗作詩以紀其事斯亦

異矣豈好事者爲之耶然平仲之逃實在城下而宣和
即報密院劉子乃云京兆府廉訪奏咸陽縣公文蓋據
魏鑑狀隨姚防禦往河北宣司使喚今月一日到咸陽
縣安下至四更有排軍張呂輩稱不見了姚太尉鑑即
時報縣尉及親隨人并印記封全解府奉聖旨姚平仲
身爲統制棄印而逃可先次除名令陜西諸路帥臣及
提刑司收捉觀此則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咸陽永興
軍屬邑也平仲方自陜西來應援初不曾有還永興軍

事又按靖康元年立賞有能捕平仲者白身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此月指揮也而邸報云臣寮上言近歲軍政不修刑賞失當姚平仲欲以都統制處之而棄印逃亡不畏典刑明矣今緣自首止降一官臣恐四方觀望軍政未易修也二月五日奉御筆平仲除名勒停枷項蘄州編管觀此則平仲嘗自首又非不出也然此二報不收於正史得非實自城下而逃但劫寨之舉不欲明言故諱其地平仲實不曾獲又恐人無忌憚故又設爲

自首行遣之報耶

建炎四年巨盜鍾相孔彦舟楊華相繼蹂踐荆湖間環數州十餘縣莽爲盜區先是蔡守程昌㝢提兵入援行在道出湖北會罷諸道勤王兵撫諭馮康國因請以昌㝢攝荆南帥已而有詔改昌㝢鎭撫鼎澧偏將邵宏淵者隷帳下善用長刀有鬬馬之勇嘗以百餘騎搴旗履鋒爲士卒先是時賊黨劉超自京西陸梁轉寇而來有窺伺湖南意遂犯澧陽邏兵四出宏淵遏之於鎻石

岡迎擊走之宏淵謂都監孫君令一擊而卻後必再至再至則來者必衆我軍雖寡然賊氣奪矣遂授以己所持刀令孫被甲駐馬石岡以怖之即馳詣昌禹趣濟師無何賊大至望見孫挺刀岡阜上立東西指麾以爲實宏淵也且懼有伏果不敢犯遂燒城北七里街稍稍徙屯城西薄暮昌禹督衆趨城澧無守將久百姓推慈利尉智從瑍行郡事詰旦昌禹偕從瑍自小東門乘城覘賊賊出悍騎舞矟詬之昌禹失色左右顧無應者有桃

源弓兵襲亨奮而出衆且屬目則已躍馬赴之矣昌禹遣親吏語之曰汝忘器械耶亨振手不顧既出則賊策馬瞋目揚矛而前亨出小鐙牌於髀閒稍正著牌而過亨突身挾之而還將士讙噪褫衣就刑則固一婦人超長女也亨自以獨身挑戰而得婦人不足示武手殺之超愈怒吹唇鳴鼓盡銳攻朝天門造鈎橋高十餘丈長二十丈既成引橋趣城擇死士之善戰者繫於其上智從換敢詈賊而死賊蟻而登昌禹與宏淵龔亨自東角

踏淺渡澧江奔武陵矣賊雖下城而民失耕鑿宿穀都盡雞犬菜茹無一存者賊衆飢餒給人為糧暴尸如京頭顱漑野惟李沙板者乘沙板而濟因之獲生者數十輩賊既乏食將趨桃源未至數十里聞有藥山寺寺之兩旁十步一松其大十圍夾道數里宏淵單馬間行賊將張橫適至兩騎相躡環松而馳橫不能得則投以巨斧宏淵格之斧著木深不能出宏淵負其多力躍而前欲生致之橫固壯猛力鈞敵又不能得則曳而俱墜橫

以身壓宏淵且搦其陰宏淵手挐拓椿欲藉而起相與力疲未決宏淵親兵至擒之宏淵恚横凶暴斷其手而獻於昌禹横素以勇聞昌禹命之酒欲活而用之宏淵曰賊無用遂殺之自是超不敢復蹈武陵之境卒全安常德一州之民至今昌禹廟食焉

高宗當郊黄潛善爲相年代當考前學士降御劄循用舊式以年穀順成兵革寢息爲報天之祭祀冊亦用定本葉夢得曰古之祭有祈有報周禮大祝六辭祈福祥

求永貞居其一今強敵内侮盜賊尚多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祖宗之時不同宜改報爲祈專以寅畏惕厲陳情懇禱爲主祝辭當更赦文歴叙天下艱危深自貶損上帝不可誣上聞納赦文葉夢得當制無所諱黄潛善乃取其詞損益之别自爲手詔言行禮之夕久陰忽晴天示休應以告百官與詔俱下

紹興和議初金人以河南地歸於我士儴銜命道京襄宛洛祗謁䇿原過南鄧大將岳飛曰敵無信君道路宜

綏士褭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塵起聲甚㣲導從相顧失色南向而奔力未盡鼓聲相聞皆謂弗脱矣忽報有王師至望之岳幟也馳就之飛在焉恚曰固謂君毋行令董御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以兵自衛送君爾行數里少憩兩將以捷書至蓋士褭未至前一日出師也十一年臣寮上疏論方飛進兵陳蔡間嘗密貽書於士褭欲朝廷遣使應援令必將有所營救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十一月遂罷

士㒟宗司提舉崇福宫申嚴宗室出謁賓客之禁十二年十二月下飛棘寺死獄中子雲誅於市或云士㒟嘗以百口明飛之無他蓋親見其兵事之神速不止德飛之深也

趙忠簡紹興四年偽豫引北騎大入淮民南渡人情大震上趣召大將某人移兵過淮其辭以疾請他將往上不得已命至中書宣宴促行時趙忠簡以右揆無樞筦宣上意勉之辭避如初沈必先病之公曰此事正坐吾

輩不能耳平時將帥藉國家爵賞有兵有財故能成功鼎雖書生若以見付安知不能且君數出勞勩此行必非辭難令敵報亟明當自行耳請以兵見付呼堂吏以紙授某官促上交兵狀語未訖將某入離坐而立曰如此則某自去某自去公不爲之謝但與之約師行不可過某日而已是歳王師大殲羣敵烏珠敗而歸遂劄艾不復犯塞矣江左奠枕相安忠簡之力也

宿師之出欲乘敵無備遂以五月進兵督府在盱眙淮

地平曠蔭翳少杲日烘炙沙如釜鏊不可駐足諜報淮陽無備魏公命戚方與列將及西北畨官數十輩駕舟師徃取之戚方抵城下立砲座治攻具獨不令發一鏃敵有近城求打話者亦不之對麾下疑而問之方曰諸君無擾擾不三日督府當有文字抽軍回今雖得城無益也衆愕然翌日未暮軍士什什五五奔湊水際皆曰班師矣近舟者爭上柂師以斧掠其手指可掬也老弱柂後弗得載者甚衆方乘大舡渡去久矣寳紹興五月

也淮陽之役蓋如此

吳武安駐兵關隘金人柵其上一日敵出驍將垂青絲髮握槊策馬戟手詈玠求獨鬭麾下兩將輩出皆殲焉詬益甚曰此犬彘何足以辱我玠未以對也有曹武者位甚下未嘗以勇聞請行玠難之曰兩將猶不能當子毋重辱我武曰得公所常自乘馬則蔑不濟矣問其故曰敵誠驍果然吾視其馬於其回挽閒微疵此成擒易耳玠解以付之武騎而出與之兩道馳逐若無意於格

鬬者忽躍身赴之敵馬力猛驟前急回不能如人意遲
一二步為武所碎持其首以歸三軍大噪敵悵解而出
初韓張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
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遲速進退之
計當若何兩將對前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
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牽邮
或申請輙不報嘗苦不能專力如今文儒生不愛錢武
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爾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

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斬也岳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微峻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不下諸禮例恩賜爲目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御前軍矣始諸校苦鬬積戰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涸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撻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寛喜共

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也得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奪兵職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兵官耳今爲樞庭子司顧不能役屬耶三人者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韓仲通尚書檜時從官嘗爲人言

紹興三十一年王權失律劉錡自真揚遁邏退師朝廷知事亟命葉審言以知樞密院督視江淮荆襄軍馬審言辟輔逵爲行府統制十一月駐軍江皐引諸將入問計逵立侍賈和仲最先對曰請縱敵得渡江我嚴兵以

待侯敵登岸縱緹騎處之江流中蔑不勝矣次米忠信
忠信請募没人鑿沈其舟顧謂逵向與諸公平湖寇楊
幺實用此策統制亦在其中頗能記憶否此策已試嘗
效也最後李横横曰今不得瓜州則江面不可守願得
四軍人直渡與敵戰據瓜洲以拒敵三將對畢審言顧
問逵諸公策孰長統制意如何逵言和仲老將計良是
第國家治戰艦棹卒凡幾年矣今遽舍此則是先置水
軍一項工夫於無用地且縱之渡即能支固大善萬一

拒之不能止如國何何不且用水軍合戰江中戰而不捷半渡急擊之耶忠信謂鑿舟策曾收效於楊幺時則又不同幺駕大舟泊洞庭湖湖水無潮人持枘鑿匿伏舟底可以施力今大江湍流瓜洲暗潮急如箭激雖善泅者立見飄溺尚能施力鑿耶前日劉太尉軍十二萬衝突而退今四軍僅可得萬二千人爾劉太尉不能扼之淮浦之口而横乃欲逆戰於江干恐未可徃也是時虞彬甫以中書舍人參議軍事洪景盧自密院檢詳爲

機宜皆在坐彬甫默然未有言景盧獨激昂鼓勇謂逵沮横絶江之請爲無勇怒曰兵將官平時受國厚俸今又説怯語怕不肯去耶逵曰不然今去不難去而能保全人馬歸方屬難爾景盧又怒曰敗則截却驢頭爾初瓜洲雖未有城亦畧有短垣四圍列植爲㢘角獨中留出兵門既戰勝負未决横引軍歸營稍休息士卒方解鞍啜食敵騎忽馳而至驅所掠百姓倐忽壕塹皆滿拔植三面而入我師於是盡爲敵殲焉自横流軍渡江審

言謂可無慮即移幕府過建業明日至東陽見隔岸火起知已失瓜洲審言中塗捨車驚遽有劉錡者亦督府偏將瓜洲敗書聞審言震懼議移督府毗陵以議非守

劉子今猶藏錡子路分家云

紹興辛巳金亮侵淮劉信叔以三萬人屯清河口金人數萬爲連珠寨日暮錡選壯士五百人絶淮擣栅敵方解衣盤薄不虞我師之至殺數百人而還軍中無知者聞擊鉦聲揮朱纓帚始知得捷收兵是夜錡復犒士選

十八皆身首長大翌日晚再刼之敵有倫我軍殲焉得
脫者三數輩亂流而濟錡叱之曰何不盡死力猶欲用
軍法明日錡命以三千騎扼淮與之交射敵以生牛革
蒙糧舟緣北岸而過飛矢勿能及軍士望之悵然而已
薄暮我師傷者半錡着褐半臂踞胡床撫案而視戰酣
麾左右使就戰然軍士奪氣矣猶終夜擊柝呵號振鼓
嚴更若將警備者雖帳下趨走亦不知軍之移也達旦
萬騎已去問之幕府過維揚將李橫與數校殿而已敵

疑有伏日已晡火起猶未信真揚之民遂得預避而我師成阜角林之捷

紹興十年金人以河南之地歸於我三月命濟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指揮使劉錡為東京副留守發臨安五月至順昌不旬日金國韓翟二將軍與烏珠大入侵錡命清野以待近城民皆徙入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令命軍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㨟納於州之佛寺廡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

容有番欲出城避寇者因命人授一囊以歸且禁勿開視曰汝歸視汝冢墓於其井坎四旁溝澗遇有水則投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旣衆一二百里內投者殆遍敵以五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嘂鞫之所言人人同汲於井間得滲沫敵啗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且馬亦多斃葢錡寘毒於水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則以杯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欲速戰故錡得因城

守以破之

錡自皁角林得捷即稱病求解印符肩輿過京口金騎將至江滸督府懼失江面且兵形背水爲置之死地而生廹諸將瓜洲迎敵諸老將皆難之遂相率就錡問計錡病卧蕭寺令伺於户外以待移頃呼入告之曰今取百餘舟鑿其底覆以篷席藉以版榦維檝外設帆檣度不能一二里沈者鱗次於岸步復取堅緻可戰之舟艤泊於岸夙戒軍士交鋒勿及則佯敗而疾趨堅舟委泊

岸者勿顧敵氣鋭必乘見舟以逐我謂可直渡度敵畢登放舟離岸即回戈以赴之乘其没溺可以得志諸將皆謝非所及拜受教去午夜密使移舟而前時督府駐金山望瓜洲如對面廹曉見南舟艤岸譟曰是欲遯爾亟呼舟曰諸將位卑無能以利害争者皆慟哭云必敗於是劉汜先遯李横不能支失統帥印章敵騎躪藉我師皆一壅入江而死暮夜有把蘆葦而過者實喪師八千人横僅以身免令淮州郡印章皆冠以紹興鎮江

戎司亦然以此

金將敗盟朝廷移劉錡為荆南帥張真父以司業佐郡蓋不欲以民事煩之也錡懸賞招效用甚重然無如效用逸何遂下令逃者斬一日捕兩卒至未及問真父趨而前曰殺之而逃不止孰若生之以觀其後錡奮而起揖其頸曰司業今何等風色設有緩急此非錡所能保而顧惜若曹耶命牽出斬之以狥自是義勇成軍矣先是公安白晝剽刼撞鐘鼓以過市至是軍聲震疊子夜

開户無盜至今義勇效用猶可用云劉汜者錡之猶子衣裹博近文墨錡一日責數之令易楚製巾幘從軍士汜好論軍計錡猶信之瓜洲之敗汜爲提舉軍士云

西蜀之兵分爲三路金州當其東興元制其西興州當其北各據一面三路之中興元最爲要害蓋進則當寇之衝退則據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於此事勢不可不力於此大帥不可不設於此以地理考之敵人犯蜀不過三路曰岷鳳曰興元曰金州而已然自興元

而至興州百三十餘里自興元而至階成與鳯遠亦不出三四百里是興元而應接西路不爲甚遠也自興元而至於洋七十里自洋而東至於金州二百五十里是自興元而應接東路亦不爲甚遠也是以南渡之初國家深知其然鎮以重臣開宣司於漢中夫使朝廷擇才智之臣據根本要害之地平時得以考覈將帥蓄積財用一旦有事得以專制二道十萬之兵東西應援不出於三四百里之外而敵人不得一躡吾咽喉之地豈非

固國之善謀哉

陳𥫱桶方臘之亂初因盜犬繫獄其徒不堪遂破械出之初犯縉雲界自黄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於山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愚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咸九沈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掠其後臘就擒童貫問臘誰爲謀主臘以陳𥫱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

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其教耳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殺僇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又問何以箍桶爲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板耳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其不避如此貫誅之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問公自中執法爲執政拒絕交游獨聽一王巖叟語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又云孫升爲選人時夢僧指府界提點蔡持正曰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

自盧𡨋丁三人蔡謫新州第四人也又云劉拜右僕射之日一小僕仆於堂下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詰之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開元中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麲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栢枯者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山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朝野僉載見廣記一百四十卷唐天寶後甲子三年自隴而西至褒梁數千里內民相食

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舂食與紅粳不殊自此千村萬谷並皆立枯出玉堂清話廣記百三十二竹花六十年一易根

按渚宮故事長沙有阿育王相至齊末像常夜行每南朝有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涕數日

邵伯温父邵康節河南人熈寧丁巳卒於洛程明道誌其墓伯温仲良其子也伯温字子文傳康節易學節行尤高以經明行修薦授大名助教初温公之子公休卒

温公之後再絕獨公休之妻張夫人無恙遂復立族子爲公休後朝廷遂除子文教授西京經紀温國之家屬任之意略亦可見其後章子厚欲用之子文不求進也徽宗即位日食求言伯温坐上書斥幾四十年建炎初没於利路轉運副使紹興七年趙忠簡當國上其所著辨誣乞行追録始贈秘撰詔藏其書於史館子文本末備載於忠簡一疏其守道行已可謂始終無愧於師友矣然賢者遇非其時顧亦有重不幸者先是堂吏魏伯

芻嘗知石泉軍宣和中蔡京用伯芻變鹽法鈔藏驟增
權伯芻爲外府卿提舉榷務其後除伯芻敝制以賞其
功故事從官除拜得自舉代伯芻狀卷伏覩朝奉大夫
權知果州郡伯温識量淵明學術該博外寄遠邦吏民
畏愛儻置要途必有異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伯温早
登富公温公小申公二韓忠宣之門薦之者乃持國范
純夫伯芻小人據非其位乃自詭薦賢而不揆其不避
不知誰實教之雖子文名德皭然彼安能涴然亦可謂

賢者之不幸矣

种師道本以文資換右列後爲名將其撫士卒最爲有紀然不特皆以威云初師道爲小官冬夜赴當寮之集夜筒中嘗置薪炭白粲而去家人輩笑之既至會飲之家或侵夜僕隸多寒或給散儉薄不能滿適則羣聚喧囂冀得聲達於内賓主各不自安早罷酒歸主人或欲延客客飲興或未闌無如人從之不肅何以故多不得從容散去獨師道部曲所至竟夕常無一人喧譁者或

怪而察之乃知師道自始入席即以所攜付之衆卒衆卒深夜得粥既寬飢餒已而爇薪熾炭相與附火不忍舍去是以不暇爲囂忘其爲夜乂也然其用兵持重出没變化人莫能測師道於果肴喜啖榛實每與諸將談論置榛於前咀嚼之一席坐久食之盡適有軍議沉吟未得其說則時時引手就碟撮取之不悟其已空也左右謂其樂嗜未已也取他器滿飣俟其顧盼有間潛置之易取空器而去師道覺之惡其揣度窺伺立命推問

誅之

崇德人吕援字權仲居南塲營治圃壘湖石山植海檜五六十株大者盤枝如鳳面二丈又屈其上小枝如倡樂雜戲尤婆娑可愛朱勔起花石綱得直達檄秀守周審言封以黄衣帕援知不可得匿其事走汴都投京尹宣和殿學士盛章請以園歸上方以恩换右列後爲忠翊郎援亦稍强直家富得官里中稍推之建炎改元杭卒陳通叛福建經畧鮑貽遜至方總槍杖手駐崇德通

刼圍城中前其路漕俞赅仁達秘書監李光泰發主仁和薄吳括子宜之嘉興約提刑髙士曈漕尉顧彦成求和通誅在十二月是冬雪踰月三人者在崇德不得其日尤記赅衣單求絮衣於擾二使者亦䑋擾岸强使擾攝尉攝酒稅時兵自杭敗還者日數百擾阸市南包角堰設釣橋諭使納兵器旋以小舟濟渡藏其械於縣廡敗兵道飢委仗得食皆無事去知縣事鄧根失賞巡司寨卒有怨言擾以告根出緡錢分之卒盡醉之又悉其

家市酒一釜不留指市井謂人此旦夕吾所有也有得其要約文書者始知將以五鼓集縣治約以聲喏為節初謝犒賜次取兵械即敗兵所納者次殺官吏援諸根謀先十刻率保甲襲之卒尚醉多就殲餘四十人首領都頭者甚健彀射保甲盡擠四十人手覆鈎橋奔去衆卒趨許村都頭竄落縣南田父家紿謂田父送迎飢渴索漿飲田父逆知之為具酒飯已乃燂湯請浴遂即浴床反接以獻根戮之市瀝其膽於酒書食膽將軍於旗下令以

五十萬錢捕一卒未幾許村尉執四十人爲一艦至取
賞緻實舟而返訖通誅崇德無恙援後辟都監未幾虞
兵徐明反謂人曰我蓄反久以呂都監故遲之因囚太
守趙叔瑾荷簡其項叛卒張設列飲州治齊使叔瑾行
酒曰常日汝飲燕五我脚直一爵汝必盡之我恨今當
償遂取所餘肉與之鄧根兵至城下明擁官妓樂飲西
樓上根募射生手弩射明矢着胡床與妓俱仆明亂二
十日王淵兵至不施梯衝卧桅竿於堞上數人蟻而登

守城者皆散去明遂誅方明作亂援去州方一宿云根字深伯昭武人登進士第治劇有風力射命中根父及弟皆能兵一僕矮小尤蹻捷根以功改秩貳郡為秀守方根上功狀父子凡弟咸在獨不及援援子恕字子齊年八十矣為予言之長老尚有能言其事者子齊又云陳通獨不殺僧士大夫持精纖易壞衲自髡剃以避難至暴其顱於日中首亂者通次王貴通誅杭人有云脫通換通罪過陳通換對著對罪過王貴通剮肉盡猶索

水飲云

范覺民襄陽人美如冠玉有經濟大畧嘗詰僞楚之立邦昌辭以漸遠則歸節時大盜縱横桑仲李横霍明蹂踐京西朝廷力不能討耕鑿盡廢覺民置鎮撫使於是桑仲得襄陽霍明得郢分地既定盜賊漸不能相統仲雖兵衆而無器甲欲叛入川為王彦所敗已而徵兵於明不至仲自襄陽一日疾馳數百里至郢明知其已疲出迎之使人為握髪以鐵鎚擊殺之李横復以兵至郢

聲言爲仲復讎圍之幾年不下明自水竇出走行在所自是雖不加殄戮而遂屯之冠離析矣建炎初覺民首建擇宗室子之請實基重華揖遜之舉皆大議也邦昌初立同列皆在莫知以何服見且稱謂何覺民奮然以背子直入呼邦昌子能而已呂成公長覺民二十許歲覺民書頓首元直丞相止十數語今書尺俗繆自諂泰氏始也李伯紀與覺民皆有黨局務官葉審言上書攻覺民或云主伯紀云覺民生於已卯以三十二入相罷

相居天台得痢疾誤投熱劑薨三十八始擢第直言有

議行遣者李士美丞相救之士美京師人事近習因此

稍蓋前愆

建炎三年高宗復辟苗劉擁衆南走犯富陽桐廬壽昌

遂至三衢檄守臣胡唐老應辦唐老諭衆曰檄用明受

年號我知建炎而已討叛可也何以應辦爲賊遂攻城

唐老禦退之未幾韓世忠兵至遂連敗傅正彦唐老移

守鎭江是歲秋隆祐過江西上幸吳越拜杜充右僕射

江淮宣撫使盡護諸將兵十餘萬以備敵戚方者本教駿兵士軍興入賊黨後殺賊首以衆歸充留爲帳下小校十一月敵挾李成入冦充敗諸將皆潰去爲盜鎮江本倚制置韓世忠爲重世忠在江陰方廹城唐老度不能當出金帛牛酒犒其軍方納其善意爲之罷攻唐老又請曰晉陵吾父母邦也願將軍舍之方許焉遂去不疑有劉晏者初隸苗傅麾下統赤心隊至浦城謂衆曰我豈從逆者以其所統歸世忠共破傅兵朝廷授晏朝

散大夫時駐兵馬蹟山有兵八百人晉陵守周杞聞方將至邀晏共城守毗陵小郡方易之晏素號知兵能以少擊衆自西門出數十騎大殲方軍方敗去以唐老爲紿已也復從故道收唐老束縛之剥其膚乃害之方遁邏遂犯宣城李泰發不能卻詔晏領巨師古兵往援且解其圍晏恃勇先犯賊鋒冀生得方遂歿於陣唐老晉陵人世將族父也晏遂人李泰上其死事贈統制澤及四子廟食其所號義烈今毗陵亦繪其像於烈帝廟廡

下有碑誌其事或云晏以明法入官云周杞字子山縉雲人苗劉變作湯東野爲吳門守張呂檄書周杞湯東野椌扼於要衢即其人也方時擾攘杞植白梃數十於庭下百姓有犯令者輒擊殺之人不堪其酷然亦賴以鎮壓後緣坐下吏以預復辟卒得釋弟縉南渡後初除祭酒縉嘗爲監司有風力不識學省事體遇監學官如州縣屬吏士論譏之

趙令時宗室近屬安定郡王猶子好學有詩聲著侯鯖

録行於世元祐六年簽判頴上東坡出守愛其公姓而有文一見待以文士賦詩飲酒嘗令屬和别去懷思形於篇詠字之曰德麟其後張文潛書字說謂德麟與韓子蒼諸人名振一時東坡領郡時表上其才明年去頴又力薦之至器其人爲清廟之寳東坡既謫德麟亦坐廢十年紹興初始以正郎爲宗司方擬上除目髙宗諭宰相謂德麟嘗事譚稹不當齒士大夫竟易環衛後得宣和邸報始知德麟事爲有實得處右列已爲僥倖矣

按宣和年以太尉遂寧軍節起復積宣撫河東燕山積辟置議幕管句九九入德麟時爲泗州倅辟置蓋其一也是役也實攸積首禍不待明智誰不寒心如侯益輩與之爲屬固不足道覩鄭望之城下之盟猶能略與敵爭而面責郭藥師望之以身從積已爲可惜況德麟號識理通文反面自汙謬迷至此得罪於九原多矣乃知

高宗聖訓蓋指其實也

李士寧羽流也許少張安世任省官扣門求見云聞祕

書有劒上有𩾢文得之可用煮丹能惠我成藥予少張
與之未幾士寧者謀逆少張外補利漕復徙夔忽乞地
反而召復之後爲二兵官殺已降乞地再冠蜀少張坐
責房陵倅房陵復有道人三朶花者知人興廢能自傳
神少張以書薦姓名於東坡先生故東坡先生荅以詩
云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謾蒸砂歸來且看一宿
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
蛇畫圖欲識先生面爲問房陵好事家

李樫字汝幾牛渚人略有權數營卒郭通作亂守將避去之民居擾擾會鄉老有請願李通判出計事賊許之亟遣邀汝幾汝幾不爲懼登車而徃既至不得已與講均敵禮且詰所以亂故曰衣糧不給爾汝幾曰既如是非朝廷負若輩也讙曰然即請寓公列於朝賊頼以是安得不生事其後就戮渠首一二輩而已秦氏當柄自江以東皆待以鄉曲獨不及樫樫學邃於醫心悟鍼法鑄銅爲人身具百脉幕楮施針芒鏤不差舊一龜壽二

百歲暇日寘香奩自隨出守上饒失之及還牛渚啓合
儼然年九十著幼幼新書尤知養生之學云
范寥蜀公之後也初張懷素與吳儲吳侔有異謀寥知
之將告之懼莫能得其情也遂以僕役投募於懷素懷
素問寥識字乎曰自小力農不能識也懷素固未之信
則命掌一書室室中皆四方達官貴人書畫堆積案几
封題固在皆容爲識認以測其移易取視寥纔入則困
臥榻上鼻息沸然使人穴壁窺之則固農夫也

千之學於六一先生千之一日造公公是劉貢父公是問永叔五代史成書耶千之對書將脫藁矣公是問爲韓瞠眼立傳乎千之默然公是笑謂千之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按國史韓通爲周朝親將盡節於所事俗號韓瞠眼云近時陸放翁作南唐書文采傑然大得史法予嘗扣放翁曷不傳徐騎省放翁笑而不對然騎省卒於國朝放翁不爲無說也

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後世巡狩之禮廢然事有緩

急無有人主跬步不得去王室之義臣於經筵嘗論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矣王者無故而遷都固不可若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陜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黄巢再幸蜀後日皆保安全晉成帝不避蘇峻故危梁武帝不避侯景故亡靖康謀臣以固守京師而大誤